

人类知道世界的终极真理后会疯掉吗？

序、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，地球另一边是什么？”

父亲坐在湖边，将一块扁平的石头旋转着丢出，石头掠过湖面，最终消失在视野尽头。

“澳大利亚？还是阿根廷？爸，我地理真不太好。”

“都不是，”父亲摇了摇头，“那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不可能，就算都不是，那好歹也有海吧？”

“你如果去了那里，会发现那里有海，有城市，有人，但如果你没去，那里就什么都没有，”父亲顿了顿，随后却像是变了一个人，死死抓住我的肩膀，“杨逸，我说的话你要记住了，这个世界，它不是真——”

没等父亲说完，湖面上竟是突然蹿出水草，将他拖入水中。我冲上前想抓住父亲，却是晚了一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沉入湖底。

我大声呼喊父亲，但除了湖面上还没消去的涟漪，再没有半点回应。情急之下，我纵身跃入水中，冰凉的湖水瞬间便夺去了我所有力气，但我没有挣扎返回，而是朝着湖底的那片漆黑，朝着死亡不断下坠，下坠……

毕竟，这是我唯一能找回父亲的办法。

一、

“别想太多杨逸，伯父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人静一静。”刘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为我倒上一杯酒。

“要真是那样就好了，”我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，“关键他连脾气也变了，整天都在讲疯话……刘杰，我爸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

刘杰叹了口气，随后摇了摇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关键你爸不肯见人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”

一周前，我的父亲疯了。

我父亲本名杨山，原本是大学计算机教授，后来离开学校当了程序员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，他是一个和善且乐观的人。

可就在一周前，他突然性情大变，将自己锁在屋里，除了吃饭上厕所再也没出过房间。我尝试着和他沟通，可他要么不说话，要么粗暴地拒绝。

打我记事起二十多年，父亲从未有过如此反常的时候。我心急如焚，想试着联系医生，可他却因此大发雷霆。后来我想起儿

时伙伴刘杰，他大学时念的心理学，毕业后也顺利当上心理医生，我本以为熟人会让父亲更容易接受，可当我把他带回家时，父亲却依旧不予理睬，将房门直接锁死。

“下次有情况我再叫你，”喝完酒后，我和刘杰走出烧烤摊，“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了，我爸他平常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明白，能够理解。”

“对了，”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刘杰突然又叫住我：“你说你爸每天都躲在房间里，那你知道他在里面干什么吗？”

“不清楚，但我估计和电脑有关，有时候我经过他房间，能听到敲键盘的声音，”我停下脚步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疯掉，所以我觉得你爸可能是受了某种刺激……”

“所以只要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就能知道他为什么疯了，”我恍然大悟，“到时候就能对症下药了！”

“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”刘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所以……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他到底都在干些什么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可没等我做出行动，事情便出现了转折。

就在当晚，父亲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，大叫着说自己已经成功，马上就能自由了。此时我睡意正浓，恍惚中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随口应了两句便又重新睡去，并没有过多理会他。

而也正是因此，我错过了和父亲最后一次交谈的机会。

因为就在第二天，父亲便彻底失踪了。

二、

父亲消失了。

公司，家，以前住过的小区，所有父亲常去的地方我都找过，但全都一无所获。

我还挨个问了他的朋友和熟人，但都以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并说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的父亲了。

我心急如焚，报警，贴告示，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用了，可父亲依旧杳无音讯。

而我也因为太久没有合眼，最终体力透支昏睡过去。

睡梦中，我看见父亲又回到了家中，并将自己锁在了屋内。不过这一次我没有离开，而是撞开门冲了进去，发现他正坐在电脑前，一遍又一遍玩着贪吃蛇。

醒来后，我想起刘杰说过的话，于是我冲进父亲房间，打开电脑，发现里面几乎什么软件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熟悉的图标孤零零留在桌面上。

我感到鼻子有些发酸，这是父亲自己编写的贪吃蛇游戏，在游戏里，你必须操控小蛇吃掉所有方块，最后让自己首尾相连，才能成功闯关，进入下一个阶段。

小时候每到周末，父亲都会让我坐在他的腿上，和他一起玩这个游戏，后来我长大了，对简单的贪吃蛇也失去了兴趣，却没想到父亲竟然还保存着它。

我擦了擦眼泪，打开了游戏。

还是熟悉的界面和规则，只是这一次难度似乎陡增了。以前，无论父亲设计出多难的关卡，我都能顺利通过，可这一次我尝试了几个小时，都无法通过第一关。

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，我终于发现，正常的游戏手段根本就不可能通关。奇怪的是，或许因为父亲本是计算机教授，我从小耳濡目染，正当我一筹莫展时，脑海里竟莫名想起一个程序。

我将程序编写出来，发现它正好能用来通关游戏，而当游戏通关后，屏幕上也出现了两个大字：新光。

新光是小区名字，在我出生前，父亲和母亲便住在那里。后来母亲生我时因难产去世，为了祭奠死去的爱人，那套房子父亲没有租也没有卖，甚至还会定期去打扫卫生。

我小时候也住在那里，可后来面临我的教育问题，父亲最终咬牙花掉所有积蓄，带着我搬进了学区房。

在父亲刚失踪时，我第一时间就去了新光，想来当时应是太过焦虑，遗漏了一些关键线索。

而正当我起身准备前往新光时，屏幕上竟又出现了两句话。

“杨逸，等你彻底自由的那一刻，你就能找到我。”

这是父亲第二次提起自由，说实话，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而眼下的情况也容不得我冷静思考，一是父亲尚且下落不明，二是这第二句话，彻底让我愣住了：

“小心刘杰。”

三、

我认识刘杰的时候只有十岁，具体情形早就记不清了，只依稀记得是在某个葬礼上认识的。

因为不在一起上学，所以我和刘杰的关系并没有变得太过亲密，只是偶尔还会联系。但在我印象中，他品行端正，成绩优异，从来没找我借过钱，为什么父亲要让我小心他呢？

我一边思索着，一边拦下出租车朝新光赶去，突然，我发现后视镜里似乎有车借着夜色掩护偷偷跟着我，可当我仔细看时，它却又消失不见了。

半小时后，汽车抵达新光小区，我徒步朝单元楼走去。半路上，身后又响起了脚步声，可当我回头看时，昏黄的路灯下却什么都没有。

我总感觉有人在跟踪我。

我有些害怕，事情似乎逐渐变得诡异起来，可一想到父亲至今下落不明，我只得加快脚步，硬着头皮向前赶去。

进屋后，我关上房门，埋头仔细搜索起来。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才终于在沙发底下找到一张纸。

我拿出纸张，发现上面记录着一些话，字迹潦草，很明显是在匆忙中写下的。而当我将它读完后，更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当中。

纸上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世界并不真实，而是如黑客帝国一般，是一台大型的计算机，而我们则是运行其中的既定程序罢了。

我曾在网上看到过这一理论，当时许多人在讨论双缝干涉实验，人们发现仅仅只是观测与否便能改变现实。而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讲，为了节约内存，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地方，便不会真实存在，只有靠近了才会加载，正巧符合观测改变现实的现象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这不过是网民们无端且离谱的猜想，却没想到我的父亲，一位大学教授居然深信其道。

“现在，我会告诉你逃离这一切的办法，但你也一定要小心手臂上有黑色印记的人，他们是修复bug的程序，一旦被他们知道bug的具体内容，这一切就都会被修复，你将永远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，也不可能再找到我了。”

在留言最后，父亲也告诉了我获得自由，打破程序的办法，那就是给自己种下bug，然后死亡。

“濒临死亡时，人的一生将作为跑马灯出现，那其实是程序的重启。但是，如果种下了bug，你就能从死亡回溯到上一层，每回溯一次，也就越接近真相。就像贪吃蛇一样，当蛇吃掉所有方块，最后首尾相连时，便能够彻底逃离这个世界。”

“至于那个bug，就在电视柜的抽屉里，只要吞掉那些白色的药丸，你就能踏上寻找真理与自由的道路。”

留言到此结束，随后，我按照指示打开了抽屉，发现里面果然放着一些白色的药丸。我沉默了，如果这些话是别人说的，我一定会将其视作无稽之谈，可它却偏是我最敬爱的父亲说的。

从小到大，他都是我的骄傲，是最称职的父亲，从没骗我过我，也从没让我失望过。

看着抽屉里的药丸，我犹豫了，实在不知道该不该吞下它们，而就在这时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刘杰，”门外响起熟悉的声音，“杨逸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刘杰？你为什么会在哪里？”

“我看你状态不对，有点担心你，所以一直跟着你过来了。杨逸，你先开门，开门我们再聊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其实我并不怀疑刘杰，可父亲的话让我不得不对他留个心眼。

“杨逸，你到底怎么了，你快开门啊！”

“我没事，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”

“不行，你今天要不开门，我就不走。”

话音刚落，门外便响起了剧烈的撞击声，我知道是刘杰开始撞门了，不由得有些害怕起来。

撞击声越来越大，期间还夹杂着卡口脱落的声音，这套房子已经快二十年没人住过，房门早已生锈老化，被刘杰撞开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。

情急之下，我只好将纸张撕碎，丢进马桶冲掉，而正当我纠结要不要吞掉药丸时，只听咔哒一声响，锁坏了。

刘杰冲进屋内，而我也再不敢再犹豫，仰头吞掉了药丸。

随即，我感到天旋地转，眼前的一切也跟着模糊起来。

我向后倒去，瘫倒在地面上。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，我最后看到的是自己掉在地上的手机，上面显示着时间，是2021年6月15日。

四、

黑暗中，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，如同漆黑的电影院里突然亮起的荧幕。

荧幕上逐渐显现出图像，那是我的一生，从出生到吞下药丸的那一刻，二十余年的光阴浓缩为一部电影，一闪而过。

最后，画面定格在湖边，我在雾气缭绕中走上木制的小小码头，父亲正坐在尽头，背对着我。

我记得这片湖，小时候电脑玩腻了，父亲就会带我来这里，或是划船，或是钓鱼。

“爸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”

“我哪也没有去，”父亲没有回头，“杨逸，从很久之前我就在等你了。”

“你给我的留言，上面的内容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是假，你心里不是早就有答案了吗？”

说完这话，父亲便被突然伸出的水草拖入了湖中。为了救他，我也跟着跳了下去，可冰冷刺骨的湖水瞬间便夺走了我全部生机，眼前瞬间只剩下一片漆黑……

再醒来时，我已经回到了自己家里。

我忽然有些愧疚，在晕倒之前，那里只有我和刘杰，而如今我安然无恙，看来是错怪了他。

头有点疼，我揉了揉太阳穴，拿起手机想看时间，整个人却愣住了。

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是2021年6月12日，也就是我昏倒的三天前。

我以为是自己手机出了问题，可不管是上网查，还是微信问朋友，所有人都告诉我今天就是6月12日。

我竟然穿越到了三天前。

而三天前，正是父亲失踪的第一天。

想到这里，我立马便冲出了家门。既然上天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那我一定要找到父亲。

我跑到十字路口，准备拦辆出租车赶往新光，既然父亲在那里给我留了纸条，那么他一定去过那里。而这一次，我只需要一直等在那里就行了。

我本以为之后的一切都会相当顺利，可当出租车抵达目的地时，我却突然瞥见司机的手臂上有黑色的印记。

和父亲在留言里描述的一模一样。

我佯装镇定，掏手机，扫码，付钱，可就在我打开车门准备逃走的一瞬间，司机伸手抓住了我。

“放开我！”我挣扎着想要下车，可司机的力气却出奇的大，仅一只手便把我拽了回来。

我绝望了，正想放弃抵抗，刘杰却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冲进车内，一口便咬在司机手臂上。

“快走！”趁着司机吃痛松手，刘杰拖着我跑向了远处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司机，发现他没有呻吟，也没有叫骂，从始至终，他都如同一尊沉默的雕像，用阴冷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
我打了个寒战，随后埋头向前跑去，不敢再回头。

“你这是咋了，”一直跑到小区深处，我们才停了下来，“惹到仇家了？”

“不是仇家，”我甩开刘杰的手，“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虽说刘杰刚救了我一命，我也不怎么怀疑他了，但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谨慎一点总归是好的。

“我听到消息就跑去你家了，刚好撞见你急匆匆出门，我怕你想不开，就跟着过来了，”刘杰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“对了，你这儿的老房子空调能用不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那上去说，这天也太热了。”

“你特么天天穿长袖，不热才怪。”踌躇片刻，我还是带着刘杰上了楼。虽然那次昏倒后我穿越了，无法判断刘杰到底有没有问题，但至少这一次，是他救了我。

况且眼下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：之前，刘杰并没有在父亲失踪第一天就来找我，也就是说，虽然我穿越了，但现实也跟着发生了变化。

“呼，现在好多了，”刘杰打开空调，和我对坐在餐桌两侧，“对了，之前那司机，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真不知道。”

“奇了怪了，我今天也被人跟踪了，莫名其妙。”

“跟踪？”

“对啊，就我来找你的路上，一光头一直跟着我，也不说话，就把我盯着，跟特么变态一样，还好我反应快，钻了个菜市场把他甩掉了。”

“跟踪你的那个人，”听到这话，我再无法保持冷静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“手臂上是不是有黑色的印记？”

“你这是干什么——”刘杰被我的反应吓了一跳。

“回答是还是不是！”

“我没仔细看，但好像真有……杨逸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我摆了摆手，没再说话。

如果刘杰也被那帮人盯上了，至少能说明三件事，一是父亲的留言大概率是真的，二是只要和这件事有关系的人，说不定都会受到牵连，三是至少目前来看，刘杰和我是同一阵营。

我坐了回去，点燃一根香烟，默默思考起来。许久之后，我终于还是问道：“刘杰，我能信任你吗？”

其实自父亲失踪以来，发生的所有事情早就颠覆了我的认知，贪吃蛇，计算机世界，死亡与bug，穿越……如果不是寻找父亲这一信念支撑着我，我早就疯掉了。

眼下，能不能找到父亲还是个未知数，我迫切需要一个人来帮我分担这一切。

而刘杰，无疑是最好的人选。

“接下来我要说的事可能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我确定它是真的。”我将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刘杰，我本以为他会嘲笑我，可他不仅没有，还掏出纸笔将重点都记了下来。

刘杰比想象中接受的更快，可我却丝毫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当他停笔时我便发现，这张纸就是我曾经看到过的那张。

难怪纸上的字迹那么潦草，因为那根本就不是父亲的留言，而是作为心理医生的刘杰写下的！

也就是说，这纸上的留言根本就是我自己留给自己的！

那父亲他……到底又去了哪里？视作救命稻草的线索竟如玩笑般断掉，我突然有些绝望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刘杰看出我反应不对，问道。

“没事，”我摇了摇头，“我只是在想，要怎么才能找到我爸。”

“杨逸，”然而，刘杰接下来的话使我彻底愣住了，“我明白你很难受，但人死不能复生——”

“你特么在说些什么？我爸是失踪，又不是出了意外。”

这回轮到刘杰愣住了：“杨逸，你失忆了？”

“我失你妈，刘杰，你要再敢咒我爸，我把嘴给你撕了！”

刘杰从兜里掏出手机，打开聊天记录放在我的面前，上面的对话停留在今天中午12点，那时候我还没穿越过来。

我给他发了四个字：“我爸走了。”

我感到浑身力气都被抽干，瘫倒在了座位上。

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……”

“伯父是昨晚跳的河，有目击者，还拍了视频，今天上午遗体被打捞上来，你还去确认了身份——”

“你说我爸是跳河自杀？”

刘杰点了点头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精神病院旁边的那条河，那地方的护栏特别矮——杨逸，你去哪儿！”

没等刘杰说完，我便冲出家门，朝河边跑去。我无法接受父亲死亡的现实，我宁可相信在河边还有父亲留给我的线索。

我也想过自杀，可那留言毕竟是我自己留给自己的，万一没有用呢？就算是真的，上一次的回溯直接让父亲从失踪变成死亡，那这一次后果会不会更坏呢？

而等我赶到河边后，最后一丝幻想也随之破灭。那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及腰高的护栏，以及脚下应雨季而暴涨的湍急河

流。

“杨逸，”刘杰也跟着跑了过来，我知道他是担心我，“我知道这一切让人很难接受，但——”

“放心吧，”我打断刘杰的话，随后坐上护栏，点燃一根香烟，“我没有想不开。”

刘杰给了我一个安慰的拥抱，与我并排坐在护栏上。

“你之前说的那个视频，”沉默许久，待香烟燃尽后我才又道，“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“杨逸……你真要看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刘杰点开视频，将手机递给我，画面中出现一个憔悴的身影，毫无疑问，那正是我的父亲。

接着，我看见我的父亲爬上护栏，周边的人大叫着想要阻拦，但已经迟了，只见他一跃而下，跳入了河中。

可是，就在起跳的一瞬间，父亲突然转头看向人群，而也正是这一转头，让他的脸清晰地出现在画面之中。

那不是我父亲的脸。

那是我自己的脸！

我被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往后仰去，可我身后除了湍急的河流，便什么也没有了。

我拼命挣扎，却是无济于事，河水倒灌入肺，而我也逐渐失去了意识……

五、

我又一次来到了湖边。

这一次父亲似乎是早知道我要来，他拍了拍身边的空地，道：“坐。”

“爸，”我在父亲身旁坐下，“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回溯，每一次回溯你都会离真相更近一步，你不是不明白，你是还没有看清。”

“可那份留言……”

“因果本就是循环，当你触碰到真相时，你就会发现一切都说得通了。”

“那我要怎么才能触碰真相？”

“当你以为这就是现实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一切都能解释的时候，当蛇首尾相连的时候，你离真相便只差最后一步了。”

“但你要记住了，最关键的回溯也是最难的回溯，你必须找到最初的点，不然就只能从头再来。”

说完这话，父亲再一次消失了。

我以为我会再一次穿越，可是没有。当我醒来时，四周的一切都是白色的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床单，以及坐在我身旁，穿着白大褂的刘杰。

“你终于醒了。”刘杰的脸上突然多出许多皱纹，像是一夜间苍老了十余岁。

“有话等下说。”我正想开口，却被刘杰拦住了。接着，他问了我一大堆问题，虽然我都如实回答了，但不管是他的语气还是问题内容，都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。

不像是朋友的关心，倒有点像在审问一个……精神病人。

“果然……虽然精神状态正常了，但记忆还是混乱的，依旧有妄想的症状。”

“不是你说什么呢？”我有些生气，“还有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，怎么突然老这么多？”

“杨逸，你觉得我和你一样大吗？”

“不然呢？”我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我比你大整整十五岁，杨逸，认识你的时候我二十五岁，而你只有十岁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，我们不——”

“那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？”

刘杰打断了我的话，他的问题也让我愣住了。我努力搜寻着有关于他的所有记忆，却发现他在我脑海里只有二十五岁的形象，在此之后，他没有变化过，而在此之前，只有一个模糊的身影。

“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，雨天，葬礼，我朝你跑了过来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说我记得，那时候我不知为何一个人站在雨里，旁边的人打着伞将我包围，却只是冷眼看着。我忽然就觉得好孤独，泪水混着雨水流下，这时候你跑了过来，抱了抱我，然后递给了我一把伞。

“可事实上，我带来的不是伞，而是一整支镇定剂。”

“那一天也不是没人管你，而是你无法接受事实，疯掉了。杨逸，我从来都不是你同龄的朋友，而是负责治疗你的医生。”

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”

“你知道那天是谁的葬礼吗？”

“我……记不清了。”

“你不是记不清，而是不愿意接受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杨逸，那天到底是谁的葬礼？”

我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厚重的雨天，我推开沉默的人群，在大雨中走向那口黑色的棺材。我缓缓将其推开，终于看清了躺在里面的人。

那是我的父亲。

早在我十岁时，父亲便已经离我而去了。

六、

我终于想起来了。

我的父亲杨山的确是一位大学计算机教授，但他没有去当程序员也没有离奇失踪，因为早在我十岁那年，他的精神就出现了问题。

或许是因为和计算机打了太久交道，父亲逐渐觉得世界不真实，我们都不过是计算机里运行着的程序。后来，他的症状愈发严重，被送往了精神病院，成为了刘杰的病人。

然而，谁也没想到父亲刚进医院不久就出了意外，某个夜里，他突然翻墙逃出医院，随后便下落不明。又过了几天，人们在河里打捞出了他的遗体，经过警方调查，最后确定父亲是在逃跑途中不小心掉入了医院旁的河里。

没有人对此案件产生异议，一个精神病人，似乎最好的结局便是入院或死亡。好在父亲在学术上颇有成就，再加上为人亲厚，学校和他的朋友都愿为他操持后事。

年仅十岁的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，终于在葬礼上崩溃。我发疯地攻击身旁的人，阻止他们为父亲下葬。最后，刘杰冲出人群制止了我，出于愧疚，他不仅承担了此后我成长的开销，还决定无偿为我治疗，直至我彻底康复。

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的记忆出现了混乱。我幻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父亲，让他继续陪伴着我，关爱着我。至于刘杰，我则把他当作了突然出现的同龄伙伴。

而葬礼的真相，也在那天那场大雨的掩盖下，逐渐模糊了。

此后，我的妄想症愈发严重，有时连药物也无法控制，所以才会认为父亲失踪了。而那天晚上刘杰之所以跟着我，也确实是担忧我的精神状态。

果不其然，当晚我将老鼠药当做父亲留下的线索吃掉，若不是刘杰就在门外，恐怕我早已丢了性命。

至于后面的穿越，或许也只是我濒临死亡的幻境，毕竟刘杰和医院的护士都说，我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，一直没有醒过。

一周后，刘杰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并陪着我去祭奠了父亲。我在父亲墓前跪下，接受了他早已离去的事实。

“这么一想，很多事倒都可以解释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其实从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，我去找我爸的朋友，说我爸失踪了，他们全都心疼又可怜的看着我，还要陪我演戏，不想拆

穿我。”

“可能我早就知道真相了，只是因为不甘心，所以一直不想放弃。现在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。”

刘杰走到我的身边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想开了就好。”

我没再说话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大地，温柔的金色让周遭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，那么安静，那么……不真实。

七、

出院后，我重新做回了程序员，受到父亲的影响，我从小便展现出了计算机上的天赋，所以一直以来，当程序员的都是我自己，而不是父亲。

这也难怪当时我能想出破解贪吃蛇的程序。

我还重新收拾了父亲的房间，发现里面只有一些多年前的遗物，根本就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。

尘埃落定，生活逐渐变得安稳起来，只是刘杰仍有心结，觉得我父亲的死他也有责任，总会时不时提起一些有关于父亲和计算机的话题。不过每一次我都闭口不言，一是我确实记不大清了，二是之前的经历和父亲的言论对我来说都太过离奇且可怕。

而如今，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。

就这样过了一年，我按照医嘱再度回医院检查精神状态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可就在我拿到报告准备离开医院时，却不小心在走廊拐角撞到了一名正吃泡面的护士。

泡面汤倾洒而出，全泼在了护士手上，她捂着手痛苦地蹲下，很明显是被烫着了。

“你没事吧，”我有些不知所措，“要不要我——”

“不用，那边有冷水，我自己冲冲就行。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护士便回绝了我，随后径直去了旁边的水池。

我本打算直接回家，可想了想又觉得实在有些过意不去，毕竟她刚才的表情可不轻松，于是便又转身朝水池走去。

“刚实在不好意思，你的手——”

“我没事！”护士似乎是被我吓了一跳，连忙抽出正在冷敷的手，把袖子拉了回去。

“没事就好。”我点了点头，装作没事人一样掉头离开，虽然只有短短一瞬间，但我还是看到了。

我感到头晕目眩，一时间有些分不清臆想与现实，只觉得脚下的路也变得模糊不清，竟恍惚着朝医院更深处走去了。

我怎么也想不到，那护士的手臂上，竟然有着父亲所说的黑色印记。

身边不时有医生和护士走过，我这才发现不论冬天还是夏天，这家医院的人永远都穿着长袖。

难道说眼前的这一切才是虚假的幻象，而之前那些离奇又可怕的经历才是真实的？

“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把问题彻底解决。”

正思索着，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我下意识抬头一看，才发觉自己已不知不觉走到了院长办公室门口。

“解决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要去寻找什么所谓的根源，我们已经放走一个了，现在难道要放走第二个吗！？”

“可如果不解决根源，那就很可能还有第三个和第四个！”我这才听出来是刘杰在说话，出于好奇心，我极小心地朝门边走去，试图透过门上的玻璃一看究竟。

“他现在已经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你还要去刨根问底刺激他，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？”

“可纸是包不住——”

“我说包得住那就包得住！而且就算他真发现了，也不一定能找到最初点，到时候他如果回溯错了，你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可以用来探寻根源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没有什么可是，我级别比你高，你必须听我的！”

就在两人激烈争吵时，我终于透过玻璃看清了他们的面貌，一个是我最信任的刘杰——

而还有一个，竟是那次差点将我拖走的出租车司机！

我不敢再逗留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医院，一路上我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我明白如果此时被人发现，那就彻底没有机会了。

走出医院，阳光洒在身上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无比的温暖。空气中的花香，四周的喧闹，太阳的温度，眼前的人流……所有感官无不在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可我心里明白，医院，刘杰，连同这个世界，都不过是一个骗局。

此刻，我想起了父亲在湖边的话：

“当你以为这就是现实的时候，当你发现一切都能解释的时候。”

如今看来，只差让贪吃蛇首尾相连了。

八、

我并没有和刘杰摊牌，而是像以往一样继续着正常的生活。

一周后，我托人找来一只身患绝症的小狗，我知道它活不长，但我还是对它悉心照料，拍照片和视频发朋友圈，逢人就炫耀它有多可爱，我有多爱它。

三个月后，小狗去世，我当着刘杰和一众朋友的面痛哭了一晚上，喝得烂醉如泥。第二天醒来时已是下午，我拉着刘杰开车

前往郊外，找了块地将小狗埋下。

所有人都知道在失去父亲后，我将所有的感情与心血都倾注在了那条小狗上，但没人知道，我从买下它的那一刻起就知道它活不长。

珍贵的生命离我而去，这将会是我妄想症复发的绝佳理由。

小狗去世一周后，我在商店买下一只毛绒娃娃，并将他视作儿子看待，每天都和他说话谈心。

而每逢周末，我还会将娃娃带到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去的湖边，给他讲述这个世界的真相。

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刘杰，可他似乎并没有当回事，只是时不时会催促我去医院接受治疗。

而他的这一行为，更加让我确定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，否则为何关于父亲的妄想就让他紧张，而关于儿子的妄想他便漠不关心呢？

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，如果说房间里的白色药丸不是BUG而是致死的老鼠药，那么真正的BUG又到底藏在哪儿呢？

我一直想不通这个问题，直到有一天喝醉酒，他突然问我，我的父亲难道就没有教会我或者留给我点什么吗？当时有三个字已经当了嗓子眼，但我还是咽了下去，摇了摇头说不知道。

而回到家中，我便打开了老旧的台式机电脑，在漫长的开机等待后，我发现桌面上果然只有贪吃蛇这一款游戏。

点开游戏，里面是一个等待破解的谜题。

我掏出手机给领导发去了辞职的微信，随后关掉手机锁上房门，开始了漫长的破解之旅。

此刻我终于明白，辞职的人是我自己，突然发疯病不出门的人也是我自己——贪吃蛇已经开始首尾相连了。

不过由于长期闭门不出，刘杰也逐渐起了疑心。他先是频繁约我出来喝酒，最后更索性无视我的拒绝，直接闯入我家，若不是我成功糊弄了过去，恐怕就功亏一篑了。

但我也明白如果再拖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会露馅，好在破解进度已近尾声，就在当晚，我便通宵解开了谜题。

谜题之后，是父亲的一段语音留言，里面详细讲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，以及关于最初点的信息，那就是和他的死亡有关。至于那个BUG，其实从一开始父亲就已经给我了，那就是他自己研发的贪吃蛇。

也就是说，在我小时候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就已经踏上了寻求自由的道路。而那瓶老鼠药，也只是为了让我开启第一层回溯。

除此之外，我还明白了回溯的机制，每一次回溯都会朝因更进一步，所以我会第二层留言告诉第一层的自己。第二层是第一层的因，而最终层是所有层的因。

想到这里，我并没有直接前往最初点，而是将贪吃蛇重新加密，并添加了两条误导信息。

一切准备完毕后，我和那被迫扮演成儿子的绒毛娃娃告了别，出门径直朝精神病院走去。

等我走到精神病院时天还未亮，基本没有什么人，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刘杰的电话。

“刘杰，我想和你做个交易。”

“交易？”刘杰的语气有些迷糊，明显是还没睡醒，“你在说啥呀？”

“你不是想知道BUG的根源是什么吗？”

刘杰沉默了，随后他挂断了电话，五分钟后，他穿着长袖白大褂出现在了面前。

“杨逸，你从一开始，就没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对吗？”刘杰递给我一根烟，陪着我在医院外的长凳上坐下。

“我相信父亲的死是真的，也相信我的妄想症是真的，我甚至还相信那凭老鼠药也是真的，”我接过烟点燃，“我知道在这些事上你没有骗我，可这并不妨碍我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。”

“妈的，”刘杰骂了句脏话，挽起袖子露出上面黑色的印记：“早知道就不演了，每次来见你都得穿长袖，大热天也得穿，热死我了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而刘杰也过了好一会儿才道：“你刚说交易，我的需求你已经知道了，那你的呢？”

“我想知道父亲真正落水死去的地方，或者说应该，他彻底获得自由的地方。”

“最初点吗……”刘杰思考了一会儿，又道，“可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杨逸，我们完全可以将你永远囚禁起来，直至自然老死进入程序归零，哪怕你中途自杀，也会因为回溯点不对而重新置入第一层，不过是又一次徒劳的循环。”

“但你不会这么做。”

刘杰愣住了。

“你还记得我第二次回溯吗，那时候我本来要被抓走了，结果是你救了我，而最后的回溯点，也是你告诉给我的。刘杰，同为程序员，我理解你，你想要的不是拦下我和我爸，”我顿了顿，随后加重了语气，“而是彻底修复BUG，不让任何人有可趁之机。”

刘杰沉默了，过了许久才又道：“你说的没错，可你爸落水的地方，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”

“那不可能是真的，不然视频里出现的不会是我自己的脸。”

“明白了，”刘杰点了点头，“不过杨逸，虽然这个世界是假的，但我能保证你过得幸福，至于外面……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”

“我明白，可至少那是真的，”我笑着道，“况且我爸还在外面等着我。”

“那我也不废话了，最初点就在你爸小时候常带你去的湖边。”

刘杰的眼神不像是在骗人，而每一次回溯，我也的确会看到父亲坐在湖边：“就在我家，那台旧电脑，桌面上只有一个程序。”

“一个小时，解决完BUG后一个小时，逃脱通道就会关闭，到时候你就出不去了。”

说完这话，刘杰便起身离开了，只剩我独自一人坐在长椅上发呆。我知道我的时间不止一个小时，等刘杰到了那里，会被错误的信息误导，随后去撞开新光那扇本就不结实的门。

而真正的BUG，我早就将它上传到了那啥网站上，如果真有有缘人打开，还坚持玩完了，这样的人才也应该给一个触碰真实的机会。

想到这里，我也不再有顾虑，起身便朝湖边赶去。一小时后，我来到了湖边，看到了那个孤零零的木制码头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坐在上面。

我最后留恋地望了望身后的世界，我知道它是假的，但好歹也生活了快三十年，总归是有感情的。

至于在这虚假之外，到底有怎样的真相等着我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假的，所以我要逃离它。

我只知道，父亲，还在外面等着我。

我不再犹豫，纵身跳入湖中，湖水倒灌入肺，很快便令我陷入彻底的黑暗之中。片刻后，黑暗里亮起一团光，我朝那团光亮游去，靠近了才发现是一道门。我推门而入，才发现父亲正坐在电脑前，一边玩贪吃蛇一边等我。突然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小了，于是我走上前，像童年时的每一个周末一般，钻进了父亲的怀里。

三天后，湖边散步的人们发现了一具浮起的尸体，可当警察将尸体捞起时，却发现那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只死去的小蛇。

而那小蛇的嘴，正好咬着自己的尾巴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